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三

素手劫四



卧龙生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三

素手劫四



卧龙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六十二章 屡败屡战

他三人自是不知南宫世家若是有心要任无心之性命，又何必等到此刻，只当南宫世家当前唯一强大之敌，便是任无心，自是恨不得任无心早些死了，落个眼前清净。

是以他三人为任无心担心之情，实比为自己担心之意为切。

三人不约而同加快了脚步，但夹壁之中，道路崎岖而曲折，前路随时都可能埋伏陷阱，是以三人虽想赶上任无心，却也未敢施展轻功。

走了摸约盏茶时分，妙空突然顿住脚步，回首道：“师兄，你可嗅出什么？”

妙法见他不但面色惨变，语声中竟也满带惊怖之意，心头也不禁立时为之怔忡不安，当下凝神吸了口气，亦自变色道：“莫非任相公有变？”

妙雨此刻也觉出前路竟有一丝血腥之气，随风传了过来。

三人对视一眼，心头俱都大骇，再不答话，加紧脚步急奔而去。

妙空身形当先，奔行片刻后，便自瞧见任无心之身影，动也不动立在前面路中，看来虽似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但身子却绝未受到丝毫伤损，妙空这才松了口气。但目光再转，心头却又不禁为之一惊，任无心面对着的，竟是堆血淋淋的尸身。

仔细瞧去，只见这堆尸身乃是十余具尸体堆积而成，每具尸体俱

是血肉模糊，死状之惨，当真令人惨不忍睹。

妙法等三人剑下虽也伤过人命，但见了这堆尸身，仍不禁为之心头作恶，几乎要吐将出来，再也不忍去瞧第二眼。

三人竟一齐转过头去，定了定神，方自不约而同暗暗忖道：“这尸身虽然挡住了去路，但任相公也可掠将过去，为何呆呆地站在这里？莫非这堆尸身中，又有什么古怪不成？”

一念至此，三人齐地干咳一声，大步赶了过去。任无心听得这一声轻咳，方自回过头来。

只见他面上神色极是奇怪，定睛望着妙法等人，似是已忘记了他们是谁。

妙法骇然道：“任相公……任相公……”

任无心嘴角突然泛起一丝奇异的笑容，喃喃道：“你们也来了么？好……好……”突又转回头去，呆呆地望着面前尸身。

妙法一掠而前，掠到任无心身侧，这才发现他目光凝注之处，乃是尸身上一只紫檀木匣。

这木匣竟是不偏不倚、端端正正放在那一堆尸首之巅峰中央，显然乃是特地留给任无心看的，而任无心此刻呆望着木匣，迟迟不敢启开，自是在思虑这木匣中装的是什么。他既怕木匣中所盛之物，又令他悲痛难忍；也怕木匣中设有机簧暗算，令他防不胜防；更怕匣上置有剧毒，沾手即死。

但若是对木匣全然置之不理，径自越了过去，却又实是放心不下，是以任无心木立当地，心中当真满怀矛盾之情，一时难以取决。

妙法等三人在一旁瞧得清楚，心中又不禁为之暗暗叹息。

他三人俱都深知，昔日之任无心，绝非有如此刻般畏首畏尾之人，只是屡次刺激，连番创痛，实已令他变得小心太甚。

妙雨微一沉吟，撕下一角衣袂，紧紧包在手上，便待为任无心将木匣开启。

哪知他手方伸出，便被任无心轻轻拉住。妙雨强笑道：“咱们好歹也要瞧一瞧，这木匣中盛的究竟是什么？不如由弟子将之开启，也

免……”

任无心惨然一笑，缓缓截口道：“为何要你开？我手断了么？”

妙雨垂首道：“是！”不敢再多争辩，躬身退了下去。

妙法却自他手中取下那方衣袂，双手捧在任无心面前，口中虽未说话，但那样深挚的关切之情，却早已溢于言外。

任无心目光凝注着那方衣袂，半晌，终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多谢。”

妙法生怕他心情激变中故意犯险，不肯以衣袂扎手，此刻方自深深松了口气，躬身道：“不知任相公可愿弟子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任无心已伸出手掌，妙法恭恭敬敬，将衣袂为任无心扎在手上。

要知他三人终日守候在任无心身侧，深深体会到任无心在此役中所受的委屈，也唯有他们才能了解任无心忍受的痛苦之巨大。

是以他三人不知不觉中，俱已对任无心生出一种无法解释之亲情，既将任无心视如父兄一般尊重，却又将任无心视如子侄一般，爱护有加，在此两种心情之下，他们非但不愿任无心身体受到任何伤残，亦不愿任无心情感受到任何损害。

只见任无心手掌终于触到了充满神秘，也充满了恐怖之紫檀木匣。

手掌动处，木匣缓缓启开。

妙法、妙空、妙雨三个人俱是屏息静气，目光不瞬，紧紧盯在那紫檀木匣之上，生怕木匣中有什么怪异之暗器射将出来！

哪知直到木匣完全启开，竟然全无丝毫意外，妙法等三人虽又立刻松了口气，但神志却仍未丝毫松懈。只因他们深信南宫世家绝不会无缘无故放个木匣在这里，这木匣中必定隐藏有一件极大的秘密，而匣上既无毒，匣中亦无暗器，这秘密就反而变得更是神秘而难解释。

令任无心等四人做梦也未想到的，木匣中竟只有本黄绢书册。

阴黯的光线下，只见书册之上，以恭楷写着“南宫世家摄心迷魂术之秘”这十一个令人见了忍不住要为之怦然心动的字迹！

十一个寸楷之旁，还有行蝇头小字，写的是：“河朔寸心叟，率‘寸心门’七大弟子，连同朱可法、林正、悟梦子等十一同道，苦研经年，幸有所得，恭录于此。”

妙法等三人虽不大走动江湖，却也知这河朔寸心叟以九七高龄，掌寸心门，至今垂八十年。其人自十七岁接掌门户以来，便孜孜不息，专心一志，苦究武林中最为神秘之“摄心术”之秘，辰州言家门“僵尸拳”之秘，便是被他所破。

三人此刻见了“寸心叟”三字，但不禁为之耸然动容。

妙法沉声道：“弟子曾闻人言道，河朔寸心门掌门和门下七大弟子，于两年前突然全都失踪，莫非便是被相公请来这里？”

任无心不言不语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神情间更是悲伤。

妙法等三人情不自禁瞧了那堆尸身一眼，颤声道：“莫……莫非……这……”

任无心一字字缓缓道：“不错，这便是寸心叟与他门下七大高手。”

妙法三人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，显然，寸心叟等人经年辛苦，终已探出了南宫世家摄心迷魂的秘密，也因此为南宫世家所忌，终于全都身遭惨死！

能把南宫世家那般不可思议之秘密探出，这是何等才情，何等智慧！但具有如此才情智慧之人，此刻却已化为一片腥血，一堆腐尸，怎不令人惋惜？妙法等三人情不自禁垂下泪来。

任无心亦是目蕴泪光，颤抖着伸出手掌，似要将那秘笈取出。

突听妙雨轻叱道：“任相公，动不得！”

任无心手掌停留半空，转首瞧了他一眼，似是在问：“为何动不得？”

妙雨沉声叹道：“这秘册中既已揭穿了南宫世家的秘密，南宫世家为何还要将这秘册留在这里？这显然乃是大背情理之事，而凡是有背情理之事，其中必然藏有诡谋……”

妙法接口叹道：“三弟说得不错，这秘册必是诱人之毒饵，弟子们

愚鲁无知，虽猜不出这其中有何诡计，但相公却以谨慎为宜。”

任无心缓缓叹道：“这道理任某又何尝不知道，只是……”

惨然一笑，接口道：“大凡毒饵，必定诱人，我眼见这终日苦思苦索的秘密谜底，此刻便在眼前，怎能忍得住不去瞧它？”

妙法呆了一呆，黯然垂首道：“但……但此事委实太过不近情理……南宫世家绝不会将自己秘密之谜底留在这里给咱们瞧的。”

妙雨道：“以弟子看来，这秘册大约只有首页封皮是真的，相公何苦瞧它？”

任无心道：“万一全是真的，我却未瞧它，岂非终生之恨？”

妙雨道：“但此可能，确是微乎而微，除非那南宫世家中人，已全都疯了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可能虽少，却也非绝无可能。”

妙雨道：“弟子委实想不出有何可能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说不定南宫世家中，突然有人良心发现，不忍武林公道就此沉沦，而将这秘笈盗出，放在我等必经之路上。”

妙雨怔了一怔，喃喃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也说不定此乃一些暗中相助我等之武林异人，自南宫世家手中把此秘笈暗地盗来，只是他一时还不愿与我等相见，是以便将它放在这里。”

这番话果然说得近情近理，妙法等三人互望一眼，沉吟道：“不错。”

这时他三人中固是突然生出了希望，但百维此刻若是在这里，则必定要更对任无心说的这番话抱有信心。

只因唯有他知道南宫世家中，确是有人渐生叛变之心，不说别人，他自己便是个极好的例子。也唯有他知道，武林中的确有些神秘之异人，在暗中相助任无心，那独臂怪人便是其中之一。

是以此刻摆在任无心面前的这本黄绢秘册，不但掌握着任无心今后之命运，它的真假与否，也就是任无心今后成败的关键。

妙法等三人想到这里，暗中也不禁生出了患得患失之心。

任无心伸出的手掌，更不觉也有些微微颤抖了起来，终于一把将那秘册攫在手中，妙法等三人忍不住立刻凑首过去。

只见任无心缓缓将那秘册掀开……

山谷外之百维，正自满怀焦急、反复矛盾、彷徨无计之时。

突然间，一股焦炙火焚之气味，随风传了过来，气味虽然不甚浓，但左近却显然有物着火燃烧。

百维心头一惊，转眼向这风向传来之处瞧了过去，骤眼但见山石嵯峨，哪有什么着火之物。但仔细一瞧，只见一股浓烟，竟自山石中飘送过来，不问可知，那山石间必有一道裂口。

任无心等人所去之秘径，乃是百维身右山峰，这股浓烟飘出之处，却在百维正面偏右，两下相去，何止百十丈之多。

但百维心念一动，只觉这股浓烟与那秘密必有关连，只因这两下山峰方向虽然大不相同，但山峰后之地却极有可能同属一处。

一念至此，百维再不迟疑，随手将车门紧紧关了起来，纵身向浓烟飘出之处掠去。

这山峰地势，亦是险峻无比，但百维右臂虽废，下盘功夫却仍未失去，几个起落后，但觉浓烟扑面而来，呛人欲咳。

百维以手护目，屏住了呼吸，冒着浓烟，一步步走了过去。

烟势虽浓，但百维终是内功已具火候之人，目力自也非常人可比，凝目望去，仍可依稀辨出眼前景物。只见那浓烟飘出之处，乃是一丛山藤，山藤紧紧纠结，若非这股浓烟，谁也瞧不出这密藤之后岩，竟会有着道裂口。

百维暗道一声：“侥幸。”真力布满左掌掌心，向山藤抓了过去。

触手之处，只觉那山藤竟已微温，显见是火势燃烧已久，而且极为猛恶。要知百维方才心绪紊乱，若非臭得那股焦臭之气，此间纵然早有烟火飘出，他也未必能瞧得见。

扯开了密藤，一道足可容人通过之山隙，豁然现在百维眼前。

只见烟气更浓，熏得百维几难张目。他索性闭起眼睛，摸索着探身而入，只要他手掌可摸着山壁，纵然目不见物，也可前行无碍，只因

这山隙中纵有潜伏着的毒虫蛇蚁，也早就被这股浓烟熏走了。

但此山隙久无人知，更无人行，虽在烟火熏烤之下，地面终不免有些阴湿之气。

百维也不敢大步前行，走了约摸两盏茶时分，但觉山壁触手之处，越往前行，越是炙热，到后来已有如烙铁一般，他手掌纵有内力加护，却也无法停留其上。由此可见，此地距离火热燃烧处已不甚远。

但手掌既已不能摸索探路，要想在这狭隙之中前行，实是困难已极。

百维暗觉焦急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呼吸一通，突觉那烟火已远不及方才呛人，显见那火势早已燃尽，此刻烟火渐消，只是余热仍留在山壁间。

又过了半晌，百维缓缓张开眼来，眼前果然又可依稀见物，山隙中不见天光，甚是黝黯，是以目力自难及远。

百维加急前行数步，突见一道天光自浓烟中直射而入，出口已在眼前。

百维一个箭步飞掠而出，顿觉心胸为之一畅，拧腰斜斜纵出，避开烟势，放眼望去，只见自己此立身之处，地势仍是极高。

山后有山，四面仍是峰峦环抱，此地却甚是平坦，显见乃是以人工开辟而出，那着火燃烧之处，乃是一栋屋宇。

此刻火势虽已燃尽，但焦木间仍有火星飞出，百维先不去瞧它，俯首望了下去，却见山峰之下，果然是个小小的村落。

这村落房屋不多，但筑建得却都极是精致，五七栋红墙瓦舍，疏落地分散四处，一曲流水，蜿蜒自竹篱外流过，也不知流向何处。

家家户户门前，又都架着道小桥，红漆栏杆，绿板桥架，衬着四下青树绿叶，当真是小桥流水人家，好一处所在！

百维放眼四望，但觉眼目皆清，忍不住暗叹付道：“此地看来直如远避红尘之世外桃源一般，哪似什么武林豪雄的秘窟。看来此地昔日必定本是世外高人所居，却不知任无心怎会将之当作集英之秘窟，只可叹这么好的一块地方，如今竟为了江湖人的厮杀，竟也染上了血

腥之气。”

这时村落中静极无声，既不见人踪，更不见任无心等人的影子。

百维心中又不禁暗自得意，忖道：“任无心只怕再也想不到山峰间竟还有一条秘道通向这里，更想不到我竟比他来得早。”

突见一条小路自村落中曲折通了上来，直达那燃烧屋宇之前。

百维心头突又一动，暗骇忖道：“这屋宇莫非就是城隍庙不成？”

一念至此，再不迟疑，冒着火焚后那种炙热焦臭之气，纵身掠入了焦木瓦砾间。

但见房屋早已烧得骨架支离，倒塌的焦木间，却骇然正有着泥塑之偶像，金装油采虽都被火烧得一片焦黑，但仔细望去，却依稀仍可看出这偶像冠带袍服，正是城隍模样。

百维暗道一声：“苦也！”

城隍庙既已被毁，哪里还能寻着南宫世家所留下的密令，那密令中究竟有何秘密，只怕他今生今世再也休知道了了。

他呆呆地发了一会儿怔，心头突又一惊，只觉一股凉气自心底直冒上来，栗然忖道：“这秘窟既已有变，此地想必也是南宫世家人所焚毁。他既有密令留在此间，却又将之焚毁，莫非……莫非南宫世家竟真有如此大的神通，已发觉被派至此间来取密令之人，早就遭了我毒手。”

心念数转，百维已是满头冷汗，手足颤抖，几乎再也站不稳身子。

只因南宫世家若真是已发觉了他的秘密，那他今后遭遇之惨，实是不堪设想。南宫世家手段之毒辣，别人不知，百维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但等百维定下心神，仔细思虑，却又觉自己所行所为，实是神不知、鬼不觉，南宫世家究竟不是神仙，怎会查出此中隐秘？

只是百维算来算去，这秘窟若有惨变，必是南宫世家所为，而南宫世家除非已知此中隐秘，否则便万万不会将这城隍庙焚毁。若说这城隍庙乃是无意走火燃着，则又太过玄虚，不近情理，他委实不信世上竟会有如此凑巧之事。

一时之间，百维心中当真又满怀焦急疑惧，较之未寻着此庙前尤甚。

他极力澄心静志，俯首苦思，直过了盞茶时分，他心头突有灵光一闪，脱口道：“是了！”

只见他满面狂喜之色，似是重重疑惧，在这片刻间都已有了解答。

这必是南宫世家的对头，算定南宫世家要对此地动手，是以暗中赶来，但那时事变已生，他已挽救不及。

而此人必也深知南宫世家常以城隍庙为秘密连络之地，瞧见此地既已有变，便索性将这城隍庙也放火焚去，免得留下后患。

他虽然不会猜出谁是这放火之人，但心中却隐隐约约有些线索，只觉这放火的，除了那神秘奇诡的独臂客外，必定再无别人。

这推测自无丝毫事实之根据，但却是唯一合情合理之推测。百维思念至此，已渐渐放下了心事，只是不能瞧着那香炉中留下之密令，未免有些遗憾而已。只因他总觉得在这香炉中的密令，必定关系极为重要，否则南宫世家又怎会如此大费周折，将之留在此地？

他微一思索，在瓦砾焦木间，寻了个藏身处伏了下来，目光四下搜寻，要看看这秘谷中究竟还会有何变化，静等着任无心与妙法、妙雨现身。

且说任无心数次犹疑，终于将那黄绢秘册封面缓缓揭开。

妙法等数道目光一齐凝神瞧了过去，只见满篇工整而娟秀之字迹，说的果然俱是摄心之秘，但一遇重要之字句，便被一团血污涂去。

每页之上，被血污涂去之处，至少也有十余处之多。每一处血污，都似那南宫夫人狞笑着的面容，似是在望着任无心冷笑道：“你们数年心血化得又有何用，我举手之间便将之毁去了！”

任无心若未瞧见这本秘册倒也罢了，如今瞧着了，心头但觉一股血气直冲上来，秘册“噗”地自手中跌落，整个人都已痴了。

妙法大骇，唤道：“任相公……任相公……”

任无心目光缓缓流下泪来，喃喃道：“数年心血毁于一日，寸心一

门从此灭绝！此后再想探出南宫世家之秘密，只怕再无望了。”

妙法等心头又何尝不是沉重悲痛已极，但瞧见任无心如此伤神，三人也只有强自打起精神，设法来安慰于他。

妙雨强笑道：“世人既已有人能寻出南宫世家摄心之秘，就必有第二人也能寻得出来，任相公你也不必太过难受，只要……”

任无心长叹一声，截口道：“谁是这第二人？此刻在哪里？”

妙雨怔了一怔，仍是强笑道：“此刻虽还不知此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只要大家细心去找，总会发现的。”

他口中虽说得十分肯定，但心中却也知道这实是茫然无期之事。

妙法赶紧改变话题，道：“任相公不如在此歇歇，待我与三弟先去瞧瞧动静，再作打算。”

任无心苦笑道：“我若不自己去瞧瞧，怎能放心得下？”

他不容别人再拦阻于他，话犹未了，已自越过尸身，急奔而去。

妙法等三人对望一眼，心里俱是暗中叹息，紧紧追随在他身后。

又奔了盏茶时分，两旁石壁渐渐开阔，一条道路蜿蜒通向山下。

山下竹篱茅舍，曲栏流水，一眼望去，端的是安祥和静，无论是谁，也不会看出这里会是个方经屠杀的血腥之地。

妙法等人再也想不到眼前所见的竟是如此风光，一时间几乎瞧得痴了。

任无心也未想到此地竟似仍未遭到丝毫变化，心中不禁暗暗生出一丝希冀之心，只望还能在此地寻着几条线索，更希望此地同伴中，还能有几人侥幸逃出南宫世家的毒手。

过了半晌，妙法方自长叹道：“我本当地地乃是个穷山险谷，不想竟是桃源仙境一般，真不知任相公怎会寻着的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这三姓村本是姓秦、白、田三家避乱之地，三家之长辈，昔日也本都是武林中三名人，到老来看破世情，便以一生之积蓄，在此地经营出这一片所在。”

妙法忍不住问道：“此地既属别人私业，不知任相公又怎会将之作为集英之秘窟？那三家的后人，莫非也是任相公之友伴不成？”

任无心道：“秦、白、田三家之长辈死后，他们的后人便再也无法享受此等安静之生活，只因此地虽是仙境，但年轻人却总是想尝一尝红尘是何滋味，因此不出三年间，便都走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一个多年的老仆人在此留守。到后来这三家之后代，有的与人仇杀而死，有的忘了过去，只剩下一个秦公子，还流落在江湖间。”

语声微顿，喘了口气，方自接道：“此人年幼时被他爹爹管束极严，一入红尘后，见到那花花世界，不免目眩神迷，难以自制，沉迷酒色豪赌之中，囊中日渐羞涩，终于一贫如洗。”

妙法叹道：“当今世上，似他这样的少年，必定不少。”

任无心苦笑道：“若是普通人家弟子，在他那处境之下，不免要做出些鸡鸣狗盗之事。但他虽然失足，但终究自幼所受教养，终是与人不同，道德之观念，已在他心中根深蒂固，是以他纵然日常三餐不继，也绝不去偷人一分银子。”

三人一面说话，一面已走下山麓。

任无心似是想以言语来减轻心中之不安，是以虽在如此情况下，也将此等毫无重要关系之事，说得详详细细，滔滔不绝。

只听他接道：“而他既不能去偷去抢，也无谋生之能，这日子又怎能过得下去呢？到后来他便想将此地出售。试想此等绝谷，若非看穿世情之老人，实是极少有人愿意来往。何况他既无地契，又无凭证，只是空口而言，又有谁肯相信一个乞丐般的少年，会有如此产业？纵然他说得天花乱堕，别人却只当他是疯子，绝无一人肯跟他来看这地方，更无一人肯出银子。”

妙雨道：“任相公却买下来了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不错。”

妙雨皱眉道：“弟子斗胆，还有句话要请教相公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妙法、妙空对望一眼，似是暗怪妙雨不该在如此紧急之关头，还和任无心说那无关紧要之言，却不知妙雨早已窥破任无心之心意，正是要以此开谈，来缓和任无心紧张之情绪。

只听妙雨道：“将此地作为高人隐居之地，自己足够隐秘，但用来作为对抗南宫世家之秘密所在，却似还有些不够。”

任无心憔悴而沉重之面容上，初次露出一丝微笑，道：“我买下此地后，便用当地一位善人之名义，寻了三家贫户，这三家贫户自也是姓秦、姓白与姓田的，他们俱已无法维生。我便为他们买下些日常生活用具以及粮食等物，令他们到此三姓村来居住，却在这些房屋下，另辟出一些地室秘窟。”

妙雨笑道：“相公思虑果然周详，如此做法，谁也想不到这秘谷之中还有秘窟，更想不到相公会用三家寻常百姓来做掩护。”

任无心缓缓道：“那三家俱是极为老实可靠之人，不知他们……”长叹一声，而面容又自变得极为沉重悲痛，接口道：“这三家往昔日子过得虽然算苦，但却平安得很，如今……唉！如今我却令他们也卷入此等武林仇杀之事中，此番他们若也遭了南宫世家毒手，岂不是我害了他们？”

说话之间，三人走入竹篱房间，四下仍是一片死寂，不闻声息。

妙雨赶紧改变话题，沉声道：“待弟子与相公先进去窥探动静。”

妙法道：“你们去吧，我与三弟就在外面把风守望便是。”

百维隐身在焦木瓦砾中，只见任无心等人果然已自左面山石间现身，又瞧见他们鱼贯走入了房舍竹篱间，一路谈谈说说，神情竟似镇定得很。

他心中不禁有些奇怪，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，是继续留在此地窥望，还是回转马车旁。正自犹疑不定时，目光扫过，眼角突然瞥见瓦砾间似是有个亮晶晶的东西金光一闪。

百维心念一动，矮着身子走了过去，捡了枝焦木，将瓦砾拨开。

只见埋在瓦砾灰烬间的，赫然竟是只青铜香炉，炉口扣在地上，炉身大多已被烧得发黑，但铜质显然甚是坚固，不但丝毫未被烧毁，而且还有一二处铜色未改，是以日光照过，犹是闪光。

百维心情骤然紧张起来，以手中焦木，将铜炉上之瓦砾灰烬全都拨开，伸手一探，铜炉虽然犹有微温，但已不致烫手。

他心中实已迫不及待，要瞧瞧南宫世家所留之密令，是否还在这劫后仅有之铜炉中。当下提起炉耳，向外一翻，炉内香灰俱都倾出，四散的香灰里，赫然正有一支铜管。

此等铜管的模样，他已不知瞧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再瞧第二眼，他便知道这正是南宫世家用来与属下秘密连络之物。

一时之间，百维心中当真是惊喜交集，但觉心房怦然跳动，几乎忍不住要喜极而呼！

过了半晌，他方自定过神来，拾起铜管，咬在口中，单手将之旋开，里面果然有张摺得极是精巧的信笺，无论纸质之颜色，摺成的形式，都与百维往昔自己收到的一模一样。

这意外的收获，使得他血脉又自加速，心跳又自加剧，连手掌也微微有些颤抖起来，费了许多功夫，方自将纸笺展开。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汝拆阅此令之时，任无心等人想必亦已来此谷，即使未来，亦定必已在途中，是以你必需十分谨慎小心，千万莫要泄漏行踪。但却必需留意任无心一行人众之行动，尤其要仔细注意百维……”

瞧到这里，百维不禁暗中冷笑一声，却又不免有些惊惶之意，忖道：“想那五夫人不但已怀疑于我，而且看来怀疑不浅。”

第六十三章 铜管密令

密令之上，接着写道：“百维之师弟三人，是否随行？‘玄真’形状看来如何？这两点俱须特别注意。事后亦必须将观察之结果写下，密封于传令铜管中，小心置于香炉原处，切记切记！”

百维又不禁大是奇怪，那五夫人要查百护等三人去向，自是理所当然之事，但她却为何要注意“玄真”之形状，却令百维百思不得其解。难道那“玄真”之形状，还会有什么变化不成？难道她对这假冒的“玄真”，也起了怀疑之心？

密令上之字迹，写到这里，竟突然改为朱砂所写，显见内容更是机密重要，是以要接令之人，特别留意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十五月圆之夜，前行百里，有一小集，名传声驿，三更时，你必须立于传声驿外一株槐树之下，届时将有一人，着青布衣、红布裤，手提方形灯笼，在你面前来回走动三次，然后转首而行。你不必招呼于他，却必须紧随其后，行约一二里，确实地点，须到当时方能决定。但那人若将灯笼焚毁，便是地头已到，你便立即将那人杀死！”

百维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暗暗叹息一声，方自接着瞧了下去：“你杀了他后，便须立于灯笼余烬之上，低声诵念：‘人间难求不死药，神仙谷中有福星。’反复念至第七次，便有人在暗中回应一遍，然后问你是谁，你必须回答‘不死者’三字，那人便必有机宜指示于你。你若未听清，不妨再问，但却万万不能遗漏一字，更不可存心要看此人之

容貌!”

百维更是奇怪，不禁暗暗忖道：“此人是谁？所指示的又是何机密之事？”

他在此之前，做梦也未想到世上还会有人指示南宫世家之机宜，而以此刻，南宫世家对此事处理之机密与慎重看来，不但此人极为神秘，他所叙之机密，必定更是重要无比。

百维越想，越觉此人之来历不可思议，恨不得此刻便是十五月圆夜，立刻便能见着这神奇诡异的人物。只可惜此时仅是十一，距离月圆夜还有整整四天，他纵然焦急，亦是无计可施。

密令下还有短短数行字迹：“你听完那人所叙之事后，立时记下，必须等到五更过后、晨光熹微时，又将有一人着绿衣红裤，自东方而来，手提一只鸟笼，鸟笼中有信鸽一只。你立时需将此人杀死，将所记之纸柬，仔细缚于那信鸽腿上，将信鸽放走。此鸽久经训练，自会觅路而回。此事万分重要，你切切不可有丝毫疏漏。此令！”

百维继续看完了这封信，方自仰头长长吐了口气，心头既是感叹，又是惊喜，一时之间，当真是千思万念，纷至沓来。

他首先想到，这封密令所以能够保存，必定是因为这铜炉在火起之前，便已跌落在地，而且炉口倒扣在地上，火势自然无法波及。

但火势那般猖獗，这铜炉若是留在桌上，加以木桌神龛，俱是易燃之物，火起后这铜炉便难保不被烧熔，而此刻这铜炉却原样未动，由此可见，这铜炉火起之前，便已跌在庙宇神龛前的一块空地中央，是以直到最后屋顶塌下时，火势方燃及此地。

但那放火之人，万万不会在放火之前，将这铜炉放在地上，更不会自己飞下，除非火起之前，这庙宇中便有一场搏斗，是以木桌神龛早被撞翻，铜炉自也跌落在地。

百维前思后想，只觉这猜测必定与当场情况吻合，只因除此之外，这铜炉便万无其他可能自神龛间飞落空地中央。

但火起前在这庙宇中搏斗之人究竟是谁，百维却再也猜不出了。